

安永宏 著

等雪

DENGXUE

常听人说，七年之痒。主人公叶雨恒对肖雪的爱，等待了两个七年，时间就像一汪太平洋的水，可以冲淡和中和一切，却冲不淡叶雨恒对肖雪的愚恋，中和不了承诺与等待。写完这部书后，我哭了，看了这本书的朋友也哭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可以改变一个人，造就一个人，重塑一个人。

敦煌文艺出版社

常听人说，七年之痒，主人公叶雨恒对肖雪的爱，等待了两个七年。
时间就像一汪太平洋的水，可以冲淡和中和一切，却冲不淡叶雨恒对肖雪
的思念，中和不了承诺与等待。写完这部书后，我哭了，看了这本书的朋
友，可以改变一个人，造就一个人，重塑一

等雪

DENGXUE

安永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等雪 / 安永宏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68-0501-6

I. ①等…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71687号

等 雪

安永宏 著

责任编辑: 罗如琪

封面设计: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1 字数 170 千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ISBN 978-7-5468-0501-6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前 言

常听人说,七年之痒,主人公叶雨恒对肖雪的爱,等待了两个七年,时间就像一汪太平洋的水,可以冲淡和中和一切,却冲不淡叶雨恒对肖雪的思恋,中和不了承诺与等待。写完这部书的前两部后,我哭了,看了我书的朋友也哭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可以改变一个人,造就一个人。叶雨恒用七年时间奋斗得到了这车房年代的一切后,到头来却发现所有的争取和努力终究没有抵过老天和自己开的玩笑,我不知道前言从何写起,就照搬书中的几段话吧。

在照全班合影时,当照相机的闪光灯一闪,全班同学的面孔都留在了照片上,成为永恒的记忆。在这一刻,叶雨恒看着那两栋学校的教学楼,看着操场墙角上他和张成韧、苗和钻过的墙洞,看着乒乓球台上那块砸过自己的砖头,看着全班同学晚上放学后,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肖雪和苟明明,等他们走后,自己锁完教室的门才熄灭的那盏楼道灯。看着操场上的那棵垂柳树,肖雪和自己曾坐在这棵树下大喊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宋民歌;想起下雪的时候,眼前的操场上仿佛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雪,雪球乱飞,洁白的校园里每一处都留下自己和同学们在雪地上奔跑的足迹。现在将要离开了,真的是好失落,好失落……

叶雨恒环顾四周,发现在深秋阳光照射下,四周未建成的高楼上爬满了打着光背、皮肤晒得黝黑二三十的小伙子,当中也有为数不多的女人,这些女人手脚看起来都比一般的家庭妇女的手脚大,她们干

起活来毫不逊色,这就是新闻联播里出现的最真实的农民工吧!上海的电视铁塔,广州的高楼,还有要建成的北京鸟巢,如果他们有生命的话,第一个应该感恩的就是这些人吧!它们最直接的缔造者,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在宽敞的工地上,这里一堆砖,那里一堆水泥沙子,这边一堆废料,那边吊车吊架的声音,农民工的喊声、项目经理的催促声、还有围栏外喧闹都市的车流声和音乐声,更多的是每一个空间里都充满了拿铁锹、拿铁摸、拿瓦刀、推架子车、提皮桶的身影,构成了一个声色绝佳的多维空间。

亲爱的肖雪,我们认识七年了,今天我写了这首不像诗的诗

七年

七年沧海变不成桑田

七年不算地久天长

七年打不破海誓山盟

七年岁月

一个短时间里可以数清的日日夜夜

太短暂又太漫长

这段无情的岁月

让一个人从天真走向执著

让一个人明白七尺男儿心里怎么流泪

一个过于聪明、美丽、善良的女孩决定了这一切

于是

聪明、美丽、善良变成了残酷

也许这个人太傻太傻

不知表白亦不懂放弃

只受相思和折磨

七年后的未来

一个人可能注定漂泊和孤独

他无悔更无怨

若干个七年

若干个春秋

一个人早已白发苍苍

沧海还没有变成桑田

他站在夕阳下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若干个七年

《你的美我写不出来》——亲爱的肖雪，我是一个喜欢用文字跳舞的人，我一直试图把你的美用文字写出来，可就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你不是相当的漂亮，而是分外的美丽；你不是一般的秀丽，而是特别的端庄；你不是那种古灵精怪，而是别样的冰雪聪明。毛茸茸的智慧大眼睛，圆圆的可爱脸蛋，不用任何浓妆与修饰，就是那种素面的自然美，朴素简单，没有一个女孩子可以与你相比，我不会用“闭月羞花、倾国倾城、沉鱼落雁”来形容你，因为它太古老浮华，和你格格不入。你是最特别，不能相容，你的身影如同你的名字一样，天使般飘逸，空灵般的圣洁，就像我曾经给你说过的那样：“像你这样的女孩，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舍得对你不好！”至于你在别人心中到底有多美，就像我到底有多想你，到底有多爱你一样，任我有多少华丽的语言和雄辩的辞藻都写不出来。每年冬天走在雪地上，每一个脚印都是浓浓的思恋。

《听雪》——亲爱的肖雪，今天下雨，我躺在床上看电视，听着雨声，感觉还算亲切，可没有听雪那样亲切美妙。其实对任何一件东西看你的钟爱程度，最好是靠自己的感觉。我爱雪，爱着雪，爱看雪，爱想雪，也爱听雪，雪的声音像希望，像期盼，像信念、像誓言、像承

诺、也像等待。等待今年的最后一场雪和来年的第一场雪，等待再一次的失败，等待再一次的重生，也等待再一次的听雪。柳枝在风雪中摆动着，它也是在等待，等待枯萎，等待新生，等待生命的轮回，在我人生的每个冬天里，在下雪天，我都会听着雪，想着你……

“你的网名叫‘亲嘴也怀孕’，亲嘴真的能怀孕吗？”“你说呢？你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肯定不会，我叶雨恒虽是个俗人却很重感情。亲嘴是可以怀孕，虽然没有身体相互进入、水乳交融，可是只要真心真意，至情挚爱的两个人两唇相贴，他（她）们的灵魂早就进入了对方的身体，他们怀孕的时间是地久天长，生出来的是海阔石栏的爱情。肖雪，我的承受能力还是很强，原以为你穿上了做别人新娘的婚纱，我就会穿上袈裟，我还是恋俗世，没有了那个勇气。诸葛亮都说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是命运早已注定，无论当事人如何努力，都改变不了。我看得出，你老公各方面都很好，你们要好好生活，我会永远祝福你们，你要幸福，你要是不幸福我会更遗憾。作为你的同学，我还想对你说，女人应该先好好地照顾自己，而不是日子。”肖雪低着头说：“我会的，你也真够狠，要不是七年前丢下我一走了之，现在我们……我们……”叶雨恒说：“往事早已不堪再回首，希望我们再见面，你能高高兴兴地领着你的孩子让他把我叫叔叔。”肖雪转过头，头也没回地走了，不过，刚转过头，眼泪就流了下来，从来不流泪的叶雨恒心里特别难受，眼泪也在眼眶中打了好多转。



第一部

融化在雪里那些年轻模样





要学会笑,但不要忘记哭

初一第一学期月考结束后,这个新的集体,所谓的乡镇贵族班里的学习成绩有了第一次排名。

这个班里有一半的学生是当地领导、教师和有钱人家的孩子,班里派的老师当然是学校最好的,因此得名贵族班。当然,班里一半左右的学生,父母还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能进入这个乡镇贵族班,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打肿脸也可以在这个班里装有钱人家的胖子。

这次月考成绩第一名,牛伟,一个家在县城从初三下到初一重读的孩子,从小在县城长大,班里普通话他说的最好,见识最广,穿衣服也最时髦。

第二名是康惠,乡长的女儿,长得很可爱,从初二下来复读的。

第三名肖雪,这个学校副校长的女儿,从小就在这所学校长大,学校所有的老师对她都很熟悉,很多老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抱过她,也有几个刚分到这个学校的年轻老师是他爸当年教出来的学生。

肖雪圆圆的脸蛋上有一对小酒窝,面部带着一种特有的聪慧,听说在小学时,她就很优秀。



第四名叶雨恒，这个全班师生眼里长得最老实，最秀气的小孩子，不怎么爱说话。

叶雨恒虽然是全班第四，可英语成绩却没有及格，总成绩是靠其他成绩拉上去的，如他的政治是全班第一，数学是全班第二。

而小学升初中成绩在这个班里排第一的苗和只勉强进了前十名。

刚来到这所学校，组成新的集体，虽然过了一个月了，可同学们还是不怎么熟悉，自己的最后一个儿童节过完还不到三个月，大家都还显得很童年。

开学不久时，班里成立了班委会，刚开始的这个班委会成立的很不明主，没有经过选举，是当时在小学时当过班长、生活委员、文体委员、学习委员的同学担任。

班长——一个叫张成韧的同学担任，这个家伙干什么事都爱出风头，好赌。

牛伟当选为文体委员，肖雪当上了文娱委员，肖雪想当的是学习委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张成韧的面目就暴露无疑了，他和其他同学比起来，有一定的能耐，有超好的交往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什么都不怕的胆识和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脸皮很厚，可能在娘胎里就看过《厚黑学》。

当然，他的恶习更多——好赌，爱闹事，很坏很坏。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一个月里，在班级里默默无闻，不爱说话的叶雨恒却很好，经常找叶雨恒聊天。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叶雨恒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上下课，他当时每天盼望着早点到周末，因为自己是第一次吃住

在学校。

刚开始，吃住怎么都不适应，一切都不习惯，有时甚至一天都喝不上一口水，还经常挨英语老师的批评和体罚，很多和叶雨恒一样的初次住校的老实同学都盼望着每周的周末早点到来。

叶雨恒回想自己在小学生活，自己是全班同学口中的雨恒哥，现在却变得这么窝囊，记得当时在那个小小的村学里，叶雨恒说话异常幽默，平易近人，小小年纪就敢作敢当，学习好，在同学的强烈推荐下当过一年的班长。

当班长期间，从来没有在班主任面前说过任何一个同学坏话，打过任何小报告，帮过班里很多同学的忙，很多同学都很喜欢他，叶雨恒的家里有很多书，从小他就读了很多，读书使叶雨恒变得很有内涵和气质。

在这段时间里，叶雨恒发现自己前面坐的叫徐弘常的同学显得很活跃，似乎对一切都很感兴趣，对老师不怎么惧怕，和叶雨恒的沉默低调形成了鲜明对照。

半年时间过去了，中考结束了，班里的同学也都彼此熟悉了，同学们在这个班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友谊圈，张成韧也被班主任贬官了，由班长贬成了班级的一名扫地僧，包揽班级中午卫生的打扫。

就在这半年时间内，张成韧，叶雨恒和苗和已经成了这个班的死搭档，（三人后来虽然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路，但这份友情却保持到了永远永远），叶雨恒和苗和在两年前，代表自



己所在的不同的小学参加语文竞赛时见过面，周末回家又走的是同一条路，两人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起，关系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后来，张成韧又和叶雨恒接触了，三人在一起很玩得来，就走到了一起，成了初中政治书上出现的不正当的铁哥们。

三人走在一起，经常干坏事，叶雨恒和苗和出主意，张成韧打头阵，然后由性格时冷时热的叶雨恒制造幽默结局收场。这时候，徐弘常也和叶雨恒处到了一块，徐弘常和叶雨恒能处来，却和张成韧，苗和怎么都玩不到一块去，于是徐弘常成了叶雨恒的单独朋友，徐弘常家在街道，母亲是街道小学里的一位老师，徐弘常每当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和好看的书总忘不了拿来和叶雨恒一起分享。

半学期后叶雨恒已经凭着幽默逻辑的说话和良好的人缘，脱颖而出，成了全班的活跃分子。

中考成绩出来之后，班级重新排座位，班主任把肖雪和叶雨恒排成了同桌（这个美丽的错误就从此给两人将来凄美的感情埋下了伏笔），班主任排座位的原则是优势互补，肖雪的英语学得好，而叶雨恒的数学学得好，这样排座位并没有在后来的学习中提高叶雨恒的英语成绩，叶雨恒这种把自己当时都搞不清的尊严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牛迁到北京还是牛的性格，宁可不会，也不会像旁边这个他爸妈是校领导的贵族小女生请教，肖雪有时主动给他讲，他也不会仔细去听。就在这段时间里，叶雨恒觉得身边这个女孩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开朗，那么的漂亮和优秀，处处婉约，楚楚动人……

自己坐在她身边甚至有些自卑，渐渐地，两人关系好了起



来。

肖雪从小生活在这个学校的深墙大院里，对外面的事很是新奇，叶雨恒书读的比较多，满脑子都是一些新奇的事，经常给肖雪讲一些外面的一些新鲜事，肖雪也从叶雨恒那里学到了许多开玩笑和逗人的话。

有一回，肖雪穿了一双红色的学生大头皮鞋，张成韧跑过来故意踩了两脚说：

“这是上海买的吧，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可是第一次见过。”

叶雨恒帮肖雪解围说：

“你少见多怪，是不是没见过你奶奶用洗脚盆腌菜”。逗得周围同学无不哈哈大笑。

叶雨恒那时做作业写错了字，经常找不到橡皮擦，肖雪一连给她几个橡皮都被他弄丢了。

肖雪从家里带来一个小钉钉在桌子中间，拿出一个新橡皮擦，用一根毛线一头系在小钉上，一头系在橡皮上，然后对叶雨恒说：

“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找不到橡皮了。”

叶雨恒模仿周星驰的口气说：

“这个发明还真有创意。”

（这件小事叶雨恒在12年后写的那首《那12年的长诗》中提到“那年，橡皮擦没有界限”）。

初一第一学期，苗和和肖雪只是偶尔说几句话。

有一天刚上晚自习，苗和和叶雨恒从外面走进了教室，苗和订东西需要订书针，叶雨恒看见了对苗和说：“我同桌笔盒里有好多订书针，你找她去要。”



不知为什么？苗和没有去要，叶雨恒对苗和说：“害什么羞吗？”

就回到自己的桌位上，向肖雪要订书针。

肖雪从文具盒里取出订书针，叶雨恒喊苗和来拿，苗和拿过订书针对肖雪说了声“谢谢”。

肖雪说：“不谢，有什么好谢的！”

两人都显得那么有礼貌。

和肖雪坐同桌以来，叶雨恒学会了说“谢谢”，并发现了这两个字是那么的好使，不但可以得到帮助，还可以看到对方的笑容。

从此，受肖雪的影响叶雨恒成了张成韧，苗和三人中最有礼貌的一个。

这学期和肖雪交往最多的除了叶雨恒之外，就是王成虎和牛伟，他们三人刚开始都是班委会成员，加上牛伟学习好，家庭条件又好。

张成韧是一个油条式的人物，见谁都好搭话，见了漂亮女孩子当然也不会放过了。

有事没事的时候，牛伟就一本正经的样子跑到肖雪的桌前和肖雪讨论学习的事，请教肖雪英语题或主动给肖雪讲数学题，讨论学习时，牛伟的眼睛大部分时间都是盯着肖雪的脸看，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张成韧，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就拿来讨好肖雪。

转眼间到冬季了，天空飘下了这年的第一场雪，白的圣洁，白的性感，肖雪踩着雪地，后面留下一行浅浅的脚印。快要放寒假了，叶雨恒看着肖雪，感受着冬天的寒冷气息，心想自己



可以回家好好过个年，玩一玩了，肖雪认真的抓紧学习，准备期末考试考个好成绩。

临近期末，乡长的女儿康惠转学走了，肖雪成了班里学习好，家境好又漂亮的女生了，虽然班里还有常玲等几个漂亮女生，但是学习没她好，聪慧程度更和她相差甚远，肖雪成了初一（6）班这个贵族班中最优秀的女生，每年的元旦正好是期末时候，学校以班级为单位自行组织表演节目搞庆祝，这个六十名学生中近三十名第一次参与这种活动，在落后的乡村，大多同学的小学都是在三四间土房的教室里度过，谁来搞这种活动？

吃过下午饭，教室里忙碌起来，用彩纸卷灯管，挂气球，找音响，找电视机，主持人牛伟和肖雪正在排练，忙得不亦乐乎，一学期眼看就要结束了。

叶雨恒和苗和很少参与班级组织的集体活动，他们从偏僻的山村小学走来，对这种集体活动还不习惯，叶雨恒也看不惯像牛伟一样高傲自大的人，高高在上，老自以为比别人强，叶雨恒绝对不会上去主动给他们打招呼，套近乎，这学期，他和牛伟等人几乎没什么交往。

元旦晚会的节目开始了，课桌和椅子摆在了教室四周靠墙的地方，上面摆满同学们凑钱买的糖、水果和瓜子……

先是节目的主持人牛伟和肖雪拿着话筒像那么回事地走了出来，两人齐声用方言版的标准普通话说：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新年好”。

接着肖雪说：“我们踏着青春泥泞的道路走完了一年，过去的一年已经离我们远去，新的一年开始了。”



牛伟：“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今晚我们全班师生欢聚一堂，共度良宵。”

然后两人齐声说：“现在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在一片还算欢乐的气氛中，同学们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说笑话……

歌声和语言都是那么的单纯，还蕴藏着几乎全部的童真，在童年和青年的边界线上的欢乐尽情地挥洒在了这里。

苗和、张成韧、叶雨恒三人在一个角落里，张成韧时常大吼大叫起混。

叶雨恒、苗和边吃瓜子边开玩笑，就在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肖雪的眼睛一下子盯在了三人所在的角落里，用响亮的嗓音说：

“下面请叶雨恒，张成韧，苗和三人给大家表演节目”。

这完全出乎三人的预料，这学期，三人除了张成虎外，叶雨恒和苗和平日都表现的那么沉默，不争风头不露脸，晚会之前，所有的节目都是个人先准备好，然后自愿报名参加，他们三人根本就没想过要表演什么节目。

肖雪的这种突然袭击使他们三人不知所措。

看着坐在班级前面的班主任和代课老师，听着同学们的掌声，不登台表演是不可能了，三人只好硬着头皮走出座位。

跟着他们出去的还有一名叫马天飞的同学，这个同学很聪明，和肖雪是小学同学，平时背书，干什么都缠着和叶雨恒，苗和在一起。

四人走出座位，叶雨恒和张成韧接过两只话筒，他们还没有想好到底要表演什么节目，苗和对叶雨恒说：“不是上个星